新唐書

二十



后妃列傳上第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illegible]
敕撰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內諸閫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意哲

婕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
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吁可嘆哉
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嬿溺之私羣閹朋進外
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
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揔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
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
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彊願抑情撫接以
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
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
毋妄言赤吾族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
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
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
而性素嚴諸姒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

衣履工爲篇章規誡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
崩於涿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
以獻徙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
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隼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
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爲壽安陵謚曰
穆及祔獻陵尊爲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
愛視最篤焉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欷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
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
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悟潸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
賑貧瘠以爲后報焉上元中益謚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拔氏後爲宗
室長因號長孫高祖稚大丞相馮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將
軍父晟字季晟涉書史趫鷙曉兵仕隋爲右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
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爲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

撫突厥女心誌之毋語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釁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閒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无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閒異母兄安業無

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巂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訣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壠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

無根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嵏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謚文德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没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

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籍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之弟齊明齊明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祖母同安長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東宮妃亦進冊擢父仁祐陳州刺史帝即位立爲皇后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本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爲昭儀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舅柳奭中書令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

宮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敬宗又奏仁祐無他功以宮
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斵棺陛下不
窮其誅家止流竄胤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
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念后
閒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
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涙
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
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
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
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
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閒詔六宮毋畜猫武后頻
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
多駐東都中宗即位皆復其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彠見外戚傳文德皇

后崩久之太宗聞士彠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
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韙其意止泣既見帝
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
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
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
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
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
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
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
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
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
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言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
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
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无忌

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内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彠至司徒爵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乃製外戚誡獻諸朝解釋讒謗於是逐无忌遂良踵死徙寵煽赫然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眞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

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大氐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即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是元慶為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僞為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蝮以韓國子

敏之奉士彠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
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酇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謚忠
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給
班劒葆仗鼓吹時天下旱后僞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士彠太尉
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上元元年進號天后
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
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
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官已
給告身者無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
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蕭妃女義陽宣城
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殺弘帝將下詔
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己
即奏言今羣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
請一罷之詔可儀鳳三年羣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即并州建

太原郡王廟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己爲魯國公妣裴即其國爲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爲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爲王妃祖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爲太尉太原郡王妣趙爲王妃皆置園邑戶五十考爲太師魏王加實戶滿五千妣爲王妃王園邑守戶百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又諡魯國公曰靖裴爲

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肅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從夫謚太后遣冊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於是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不勝憤乃募兵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據州欲迎廬陵王衆至十萬楚州司馬李崇福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弟行實楚州刺史敬業南度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拒戰死太后詔左玉鈐衞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揔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朗爲唐之奇所殺又以左鷹揚衞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揔管幷力敬業興三月敗傳首東都三州平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炎獄殺之幷殺左威衞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

棄羣臣以社稷爲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
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
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
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
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固
請臨朝制可乃冶銅匭爲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
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
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桀自爲助雖
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
實材眞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
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雖耘
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
者徧天下人人屛息無敢議新豐有山因雷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
赦其縣更名慶山荊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

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鄠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婿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廄馬中官爲騶侍雖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謹至是護作士數萬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後爲天堂鴻麗嚴奧次之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承嗣僞款洛水石導使爲帝遣雍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聖圖號洛水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曰廣武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唱天下迎還中宗琅邪王冲越王貞先發諸王倉卒無應者遂敗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

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身
拜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羣臣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鹵
簿壇下禮成去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改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
睿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
配引魏王士䕶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羣臣號士䕶周忠孝
太皇楊忠孝太后以文水墓爲章德陵咸陽墓爲明義陵太原安
成王爲周安成王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
魯國公爲太原靖王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后
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曌𠀑埊𡆠囝〇𠁈𢘑𡕀𠡦𠙺
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以周漢爲二王後虞夏殷
後爲三恪除唐屬籍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羣浮
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
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
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

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
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
坐重帷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
武又脅羣臣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宮赤雀見朝堂天子不自安亦
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故國號周自稱聖
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尊周文王
爲文皇帝號始祖妣姒曰文定皇后武王爲康皇帝號睿祖妣姜
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爲成皇帝號嚴祖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
王爲章敬皇帝號肅祖妣曰章敬皇后魏義康王爲昭安皇帝號
烈祖妣曰昭安皇后祖周安成王爲文穆皇帝號顯祖妣曰文穆
皇后考忠孝太皇爲孝明高皇帝號太祖妣曰孝明高皇后罷唐
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
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幷州文水縣爲
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以始祖冢爲德陵睿祖爲喬陵嚴祖

爲節陵肅祖爲簡陵烈祖爲靖陵顯祖爲永陵章德陵爲昊陵明義陵爲順陵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爲長壽明年享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爲亞獻三思爲終獻帝之爲皇嗣公卿往往見之會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㵎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潛謁帝皆要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餘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鞫而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冤詔六道使所殺

者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爲厲云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又尊其顯祖爲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爲無上孝明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璹護作乃大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鑱怪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鏤羣臣蕃酋名氏其上薛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大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很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車載尸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蓋一時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勗劾其姦懷義怒遇諸道命左

右歐之幾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猷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俄免官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䕫與唐高祖並配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槲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列石宗後改明堂爲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斂天下黃金作大儀鍾不克久之以崇先廟爲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爲太廟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以易之爲之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復爲皇太子恐百歲後爲唐宗室躪藉無死所即引諸武及相王太

平公主誓明堂告昊天地爲鐵券使藏史館改昊陵署爲攀龍臺久
視初以控鶴監爲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爲令以左右控鶴爲
奉宸大夫易之復爲令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
相張柬之與崔玄暐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易之昌宗於是羽
林將軍李多祚等帥兵自玄武門入斬二張于院左太后聞變而
起桓彥範進請傳位太后返卧不復語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
上陽宮帝率百官詣觀風殿問起居後率十日一詣宮俄朝朔望
廢奉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武
王者咸降爵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
號謚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會武三思蒸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大
旱祈陵輒雨三思訹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
楊孚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
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僭以君準臣則惑乃止
及韋武黨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署雲元

年號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
號聖后太平誅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為太原郡王后為妃罷昊
順等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則天皇后配
高宗廟主題天后聖帝非是請易題為則天皇后武氏制可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戰有功終右
領軍將軍父瓌尚高祖常樂公主帝為英王聘后為妃高宗於公
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
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妃既囚房鍵牢謹日給飼料衛者候其
突煙數日不出披戶視之死腐矣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
死神龍元年追謚妃曰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中宗崩蕆陵事
韋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謚以后祔定陵

中宗庶人韋氏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軍帝在東
宮后被選為妃嗣聖初立為皇后俄與帝處房陵毋使至帝輒恐
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即位后居中

宮是時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欲暉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卒謀暉等誅之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牀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且先朝禍鑒未遠甚可懼也如今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神龍三年節愍太子舉兵敗宗楚客率羣臣請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爲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於是昭容以武氏事動后即

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爲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
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制度廕儲人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
昭容與母及尚宮賀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
勢與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
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徉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國
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架常侍馬秦客高醫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
皆引入後廷均秦客烝於后嘗喪免不歷旬輒起帝遇弒議者讙
咎秦客及安樂公主后大懼引所親議計乃以刑部尚書裴談工
部尚書張錫輔政留守東都詔將軍趙承福薛簡以兵五百衛譙
王重福與兄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列府兵五萬分二營
屯京師然後發喪太子即位是爲殤帝皇太后臨朝溫總內外兵
檢護宮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領左右屯
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播璿入軍中鞭督萬騎
欲立威士怨不爲用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門入羽林殺睿

播崇旅寢斧闕叩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爲亂兵所殺斬延秀安樂公主分捕諸韋諸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及安樂首東市翌日追貶爲庶人葬以一品禮

上官昭容者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婉兒始生與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掞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羣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帝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封鄭沛國夫人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及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免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

也鄭卒謚節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爲婕好俄還昭容帝即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何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衺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因帝遺制虛列其功加甄賞韋后之敗斬闕下初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謚惠文始從母子王昱爲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裒次其文章詔張說題篇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祖德威自有傳儀鳳中帝在藩納爲孺人俄爲妃生寧王壽昌代國二公主帝即位爲皇后會帝降號皇

嗣復爲妃長壽二年爲戸婢誣與竇德妃挾蠱道祝詛武后並殺
之宮中葬秘莫知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后婉嫕尤循禮
則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即位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眞二公主
與肅明同追謚並招魂葬東都之南肅明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別
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
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祔廟初太常加謚后曰大
昭成或言法宜引聖眞冠謚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
聖昭若睿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眞昭成又引太穆皇
后始謚穆及高祖崩合帝謚曰太穆追增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
始謚文德及太宗崩合謚文德聖皇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爲
比太常謂曄以帝號標后謚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
入廟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既沒謚也周公
豈以夫從婦乎漢法不可以爲據制曰可天寶八載制詔自太穆

而下六皇后並增上順聖二謚云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内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晈晈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爲求猒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閒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宮帝即位寖得幸時王皇后廢故進册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

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
卒謚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潘邸
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
信秘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
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
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
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
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
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
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
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
也遂不果立妃生子必秀嶷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壽王帝命
寧王養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李林甫以壽王母愛
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會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及謚

葬敬陵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華州華陰人曾祖士達爲隋納言天授中以武后母黨追封士達爲鄭王父知慶太尉帝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宮爲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柰何命說挾劑以入帝於曲室自煑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者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帝即位爲貴嬪其姊節愍太子妃也初肅宗生卜云不宜養乃命王皇后舉之后無子撫肅宗如所生後又生寧親公主乃薨說以舊恩故子垍得尚寧親肅宗即位至德二載太上皇自蜀詔有司其議尊稱遂上冊謚寶應末祔泰陵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爲永樂人幼孤養叔父家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即爲自出妃

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眞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寖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物駙馬都尉獨孤明失官它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帝驟賜左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

堂費纔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輙壞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土木工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毎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爲怪珍入貢動駭耳目於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鈇鑕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繚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萬國忠既遥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舃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

里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闤門鞭挺讙競主墮馬僮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息昢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為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為人知不耻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為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虢以請輒皆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為天下殺之今

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爲鯁欷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爲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剌殺之乃自剄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疎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墀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后妃列傳下第二　　唐書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肅宗廢后庶人張氏鄧州向城人家徙新豐祖母竇昭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鞠愛篤備帝即位封鄧國夫人親寵無比五息子曰去惑去疑去奢去逸去盈皆顯官去盈尚常芬公主去逸生后肅宗爲忠王時納韋元珪女爲孺人既建太子以孺人爲妃后爲良娣妃兄堅爲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禁中安祿山反陷于賊至德中薨始妃既絕良娣得專侍太子慧中而辯能迎意傅合玄宗西幸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鄣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趣靈武時軍衞單寡夕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爲計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敕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乾元初冊

拜淑妃贈其父尚書左僕射姊妹皆封號弟清潛尚大寧延和二郡主遂立爲皇后詔内外命婦悉朝光順門后能牢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二年羣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羣臣尊己號翊聖帝問李揆揆爭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宮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内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初建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賞戰士倓助泌請故后怨卒被譖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謹甚后猶欲危之然以子佋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寶應元年帝大漸后與内官朱輝光等謀立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衞太子幽后别殿代宗已立羣臣白帝請廢爲庶人殺之清潛與舅竇履信皆流放支黨伏誅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州濮陽人父令珪以郫丞坐事死故后幼入

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劒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孿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羣臣請以后祔肅宗廟乃追尊爲皇后上謚合葬建陵啓故窆皃澤若生衣皆赭色見者嘆異謂有聖子之符云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失其何所人父穎左威衛録事參軍天寶

中帝爲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秘書少監崔峋妻韓
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妃生子偲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
驕媚諸楊誅禮寖薄及薨后以姝豔進居常專夜王即位册貴妃
生韓王迥華陽公主大曆十年薨追號爲皇后上謚帝悼思不已故
殯内殿累年不外葬後三年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見之
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莊陵詔宰相常衮爲哀册帝於后厚
故送終華廣務稱其情衮極道悽婉以中帝意又詔羣臣爲挽辭
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初后愛遇第一官其宗叔卓少府監兄良佐
太子中允

代宗睿眞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
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
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
德宗爲皇太子詔訪后在亡不能得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
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

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翠迣飾以廄馬負載賜其家易良妻崔入謁帝易服召王韋美人出拜詔崔勿答建中元年乃具冊前上皇太后尊號帝供張含元殿具袞冕出自左序立東方羣臣在位帝再拜奉冊欷歔感咽左右皆泣於是中書舍人高參上議漢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漢故事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咨訪以述宣皇帝孝思意畢上天降休靈命允答須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后游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傷左指高亦嘗剖爪傷指是時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羣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罔冀一得真於是自謂太后者數矣及索驗左右皆辭窮終帝世無聞焉貞元七年詔贈外高祖琳為司徒封徐國公為立

五廟以琳爲始祖詔族子房爲金吾將軍奉其祀憲宗即位有司建言皇太后沈氏歷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時發明詔遣使者奉迎凡舟車所至罔不逮歲推月遷參訪理絕請因大行皇帝啓殯詔羣臣爲皇太后發哀肅章內殿中人奉褘衣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謚冊作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奉褘衣納于元陵祠室詔曰可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譜系帝爲魯王時納爲嬪生順宗尤見寵禮既即位冊號淑妃贈其父遇揚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皇后冊禮方訖而后崩羣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將葬后母郕國鄭夫人請設奠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皆祭自發塗日日奠終發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臺立廟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帝嫌文不工李紓上謚冊曰大行皇后帝又謂不典並詔翰林學士吳通玄改譔冊曰咨后王氏

然議者謂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冊言皇后長孫氏爲得禮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德宗賢妃韋氏戚里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爲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冊拜賢妃宮壼事無不聽而性敏淑言動皆有繩矩帝寵重之後宮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爲王孺人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冊爲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即位疾已髞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內禪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豪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遺令曰皇太后敬問具位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宮

中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舉樂侍醫無加罪陪祔如舊制有司上謚葬豐陵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憲宗爲廣陵王娉以爲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冊貴妃八年羣臣三請立爲后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嬖艷恐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贈曖太尉母齊國大長公主擢兄釗刑部尚書鏦金吾大將軍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駢壅環佩之聲滿宮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務華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爲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著果

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皞終不橈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于廟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楊人或言本尒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

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即位尊爲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明宮朝夕躬省候焉懿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六年崩移仗西内上謚冊葬景陵旁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本仕家子幼得侍帝東宮生敬宗長慶時冊爲妃敬宗立上尊號爲皇太后贈后父紹卿司空母張追封趙國夫人文宗時稱寶曆太后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會昌五年崩有司上謚葬光陵東園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爲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自見之太后謂得眞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

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爲辨裴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會閩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鄜坊召洪下獄按治洪乃代人詔流驩州不半道賜死擢本贊善大夫寵贈三世帝以爲眞不淹旬賜累鉅萬然太后眞弟庸輭莫能自達本紿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疑歷衛尉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劾治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爲言請與本辨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鄖雜問乃皆妄本流愛州弘儋州而太后終不獲弟初大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繇複道至南內羣臣及命婦詣宮門候起居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賜帝曰上三宮何可言賜遽索筆滅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鐙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諸王公主皆得侍武宗時徙積慶殿又號積慶太后大中元年崩上令論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爲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時冊爲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爲皇太后上尊謚又封后二女弟爲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旣又問宰相葬從光陵與但祔廟孰安奏言神道安於靜光陵因山爲固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奉主祔穆宗廟便帝乃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繇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尚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爲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准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

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甞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習藝館内教賜第一區加穀帛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内郡君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若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禮之大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惡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駙馬都尉沈議厚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若憲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訓注敗帝悟其讒追恨之若倫若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敬宗貴妃郭氏右威衛將軍義之子失義何所人長慶時后以容選入太子宮太子即位為才人生晉王普帝以早得子又淑麗冠後廷故寵異之踰年為貴妃贈義禮部尚書兄環少府少監賜大第文宗立愛晉王若己子待妃禮不衰亡其薨年

武宗賢妃王氏邯鄲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賜潁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遂有寵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欲立爲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年後寖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憂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顧與汝辭荅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我言柰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妬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爲之感慟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栢城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不詳其世少入邸最見寵甚及即位以爲美人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寘銘其窆之具載生鄆王萬壽

公主後奠昭等五王居內院而鄆獨出閤及即位是爲懿宗外頗疑帝非長眞出銘辭以示外廷乃解帝追冊昭容爲皇太后上尊謚詔后二等以上親悉官之配主宣宗廟自建陵曰慶陵置宫寢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來咸通中冊號貴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即位是爲僖宗追尊皇太后冊上謚號祔主懿宗廟即其園爲壽陵后屬緦以上悉官之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宫心常憂惴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及即位以妃爲美人進拜淑妃女爲同昌公主下嫁韋保衡保衡處內宅妃以主故出入娛飲不禁是時譁言與保衡亂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緣它罪爲人所發且汁舊謗卒貶死妃猶處禁中黃巢之難天子出蜀倉卒妃不及從遂流落閭里不知所終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後廷得幸生壽王而卒

王立是爲昭宗追號皇太后上謚祔主懿宗室即故葬號安陵召后弟瓌官之累福初瓌位任優重帝亦以外家倚之爲中尉楊復恭所娟表爲黔南節度使瓌之鎭道吉栢江復恭密喻楊守亮覆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顯帝爲壽王后得侍婉麗多智思荅厚甚既即位號淑妃從狩華州詔冊爲皇后光化三年帝獵夜歸后遣德王還邸遇劉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脅帝內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即取璽授季述與帝同幽東宮賊平反正天復中從帝駐鳳翔李茂貞請帝勞軍不得已后從御南樓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賊手矣涕數行下帝奔播既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悍逆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至洛帝憂忽忽與后相視無死所已而遇弒哀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宮中不敢哭徙居積善宮號積善太后帝將禪天下后亦遇害初蔣玄暉爲全忠邀九錫入喻后度不免見玄暉

垂泣祈哀以母子託命宣徽使趙殷衡譖於全忠曰玄暉等銘石像瘞積善宮將復唐全忠怒遂遣縊后以醜名加之廢爲庶人

后妃列傳下第二

周[illegible]

宗室列傳第三　唐書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勑撰

太祖八子

長延伯次眞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眞從太祖戰歿無嗣

畢王璋仕周爲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不克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恃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旣而賊糧匱

夜引去追戰滅之出爲靈州揔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傅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贏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揔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窮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鬬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蓺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

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
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爲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
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弟未及耳不宜輕
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先遣
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規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
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瞻覽山川得還見天
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
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
絹千匹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揔
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
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
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
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闉攻安市城
闉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斬其果毅傅伏愛道宗跣行

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无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无忌等得罪詔復爵邑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爲最賢子景恒封盧國公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厲恐不得年頗忽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奪官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隷焉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紿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彊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

彦官師遂大敗孝基及鍔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爲賊所害高祖爲發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衞大將軍及謚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涵

涵簡素忠謹爲宗室儁累授贊善大夫郭子儀表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至平涼未知所從朔方留後杜鴻漸等條士馬倉庫使涵奉牋馳謁肅宗涵既見敷奏明辯肅宗悅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服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河北還爲浙西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無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諱從光祿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子鷵貞元初爲饒州別駕妄高以善歌入宮鷵因御醫許詠通書坐誅

雍王繪爲隋夏州揔管子贇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
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良厚討王世充戰多竇
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賊遣道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
南坂貫賊陣出其背復引還賊皆靡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之
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爲洛州揔管府廢更授刺
史俄爲山東道行軍揔管討劉黒闥以多見褒黒闥再亂道玄率
史萬寶戰下博越濘馳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
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鬬若大軍竭馳必
陷濘莫如以王啗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
歿年十九萬寶爲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太宗追悼曰自兵興兒
常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因流涕
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謚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左驍衛大將軍貞
觀十四年與武衞將軍慕容寶節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

主非帝女奪主終鄆州刺史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爲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侈宮室船貢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婞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脩撰論次憲宗實録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爲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始漢爲中丞表孔温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温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
鄅王褘爲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杲知之陽言食

盡去遣高撫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摠管子孝協嗣

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爲鄅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贓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等爲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爲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爲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涼州都督孫晉先天中爲雍州長史治有名襲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晉就刑僚吏皆解唯司功參軍李撝從王如它日晉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歎

日欒向儔邪擢爲尚書郎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勅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釋出爲涼州都督嘯不逞爲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

蔡烈王蔚爲周朔州揔管生子安哲

西平懷王安仕隋爲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時例王生子琛

孝恭

瑊

瓌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畢禮之贈遺蕃渥遣骨吐祿特勒隨琛入獻授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揔管宋金剛陷澮州稽胡多叛詔琛鎭隰州政寬簡爲吏夏愛便

薨子儉襲王例降爲公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年拜信州揔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内實質也俄進荆湘道揔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絕遂降帝悦遷荆州大揔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

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將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受節度將發大饗士桮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桮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楊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爲楊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盧徼自衛

或誣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鐫詰既無狀赦爲宗正卿賜實封千二
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
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
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别營一區令粗
足充事而已吾殁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十四年
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又謚陪葬獻陵
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
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子崇義晦崇義嗣王降
封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
晦乾封中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
校雍州長史摧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
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
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后時遷秋官尚書卒贈
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

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爵公晦譙遽毀徹之子榮奉吳
王恪祀
濟北郡王珹武德中爲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
漢陽郡王瓌始爲郡公進王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
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説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
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
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
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還左武候將軍代孝恭爲荊州都
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後例爲公長史馮長命者甞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
之坐免起爲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濟南郡王哲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廬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
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爲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

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君廓故盜也其勇絕人瑗倚之
許結婚寄心腹時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
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內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已功即
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
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
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詵
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
權結衆心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柰何對曰山東豪
傑嘗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
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
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詵外連突厥繇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
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以內外兵悉付君廓
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請以兵屬詵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詵首
徇于軍曰李瑗與王詵反錮敕使擅追兵今詵已斬獨瑗在無能

爲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貴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誖亂諸君皆詿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即禽瑗縊之傳首京師廢爲庶人絕屬籍

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鄠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徇鄠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爲副勣爲長史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從平京師爲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永康郡俄徙淮安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神

通怒因幹軍中會士及自濟北餽軍化及復振神通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扱堞神通忌其功止軍不進君德怒詬而還城復堅神通遣兵走魏州取攻具爲莘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拔聊城勢遂張山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陽依李世勣俄爲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授河北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薨贈司空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彥孝詧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後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鄠被疾山谷閒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閒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俄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從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栢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敕侍中王珪臨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閒遣入党項諭國威靈亟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彥爲赤水道揔管帝厚

以利咙党項使爲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請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彥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即引兵障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減死謫戍邊久之召爲嶲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初武德五年同封者孝恭爲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擧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

史武后擅國入爲左衛將軍親遇之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爲左玉
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
遣弟敬猷壁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
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令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
傷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
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披衆以守則
戰有關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
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
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
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
吳國公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之以讒下遷施州刺史又使人騰
惡語聞上武后信之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景雲初贈金州大
都督孝同曾孫國貞
國貞父廣業爲豳州長史國貞剛鯁有吏才乾元中由長安令遷

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劒南節度使召為殿中監以戶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廷興平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于絳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紿曰且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正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詔贈國貞揚州大都督子錡自有傳

孝節曾孫昚髙少孤事母孝始爲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毀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與兄昇弟暈相友開元初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聯東都候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畢如此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胔肉頗爲人患吏不敢禁昚髙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埸表石赤嶺上盟遂堅定還以奉使有指再遷吏部昚髙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爲太子少傅武都縣伯卒贈益州大都督暈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游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爲回紇鞭之幾死還兵部卒贈禮部尚書

孝節四世孫説字巖甫父遇及天寶時爲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

說以蔭補率府兵曹參軍馬燧節度太原辟署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奏為少尹大將張瑤得士心嘗請告未許而自良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秘其喪前給瑤告以毛朝陽代之然後告喪詔以通王為節度大使授說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定遠自以有勞於說頗橫恣請別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易置諸將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矢中其家請尸不許舉軍怨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刺說說走而免定遠召諸將出篋中詔書給曰詔以李景略知留後召說還公等皆有除諸將欲拜大將馬良輔呼曰妄言也不可授定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說盡斬同謀者乃安擢說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累封龐西縣男說精于職築天成軍邊備積完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卒贈尚書右僕射

齊物字道用天寶初擢累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鏵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遷河南尹坐與李適

之善貶章陵太守還遷京兆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贈太子太師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絜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忽陜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子復復字初陽以舊仕累爲江陵司録參軍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遷少尹歷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節度使張伯儀數爲賊窘朝廷以復在江陵得士心即母喪奪爲少尹充行軍司馬佐伯儀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討使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爲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以賴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爲姦贓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鏟茅諭蠻獠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召拜宗正卿歷華州刺史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空謚曰昭復更方鎮所

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皃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毎宣勞揖賛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謹高祖兵興神符留長安為衛文昇所因京師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禪例王遷并州揔管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又戰沙河獲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召為太府卿遷揚州大都督自丹楊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尉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衞挾輿以升遷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子七人並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誨文暕幽州都督魏國公垂拱中坐累貶藤州別駕誅子挺捷龍袭封挺曾孫程捷曾孫石別傳從晦祖楨仕至德中為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

帥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論曰敬從晦寶曆初及進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昆弟貶朗州司戶參軍改澶王府諮議分司東都忌者重發其事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晦姿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獎目後進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世祖四子

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堯皇帝

梁王澄蚤薨無嗣武德初與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乂奉慈

隴西恭王博乂武德初與奉慈例王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特進

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
奉慈亦荒縱皆爲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況親戚乎王
等昵小人專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爲善哉各賜市書絹
二百疋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
勃海郡王奉慈顯慶時爲原州都督薨七世孫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擬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
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
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鬭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
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
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
表爲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
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始唐興蹤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

等謂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胙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胙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甚定者易爲功

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獘則善矣若乃百藥

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所促乃臆論也

宗室列傳第三

高祖諸子列傳第四　唐書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萬貴妃生智雲莫嬪生元景孫嬪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張氏生元方郭婕妤生元禮宇文昭儀生元嘉及第十九子靈夔王才人生元則張寶林生元懿張美人生元軌楊美人生鳳劉婕妤生元慶崔嬪生元裕小楊嬪生元名楊嬪生元祥魯才人生元曉柳寶林生元嬰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爲世子開府置官屬又遷撫軍大將軍爲東討元帥將萬人徇洛陽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詔率將軍桑顯和擊司竹羣盜平

之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援建成素驕不恤
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
非軍國大務聽裁决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爲宮官參謀議稽胡劉
仚成寇邊詔建成進討破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
招羣胡仚成與它大帥降建成畏其衆紿欲城州縣者使降胡操
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仚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
悉馘其耳縱之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
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爲皇太子勢危甚會劉
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説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
所稱道今黑闥痍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决請往討
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徵曰
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
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
可安既而黑闥復振盧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

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黒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黒闥帝晩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會爲陝東道行臺有詔屬內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邪佗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捽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況百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繇是見踈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

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建成游說曰海内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爲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宫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帝寖不悦初帝令秦王居西宫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宫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内外懼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爲宫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將攻西宫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謂乃流志嶲州華陰楊文幹素凶詖建成昵之使爲慶州摠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爲變時帝幸仁智宫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決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尒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遺文幹趣興兵煥

等懼至幽鄉白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顗驛
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遂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
忍治即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謩左衛車騎馮
世立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謩勸
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輕往謝罪乃詣行在所
未至屏官屬徑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因幕中
使兵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
餘里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豎子耳官司當即禽之就
使假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自
行還吾以爾為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為變若不能事汝
取之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為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
穎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內嬖更為建成請封德彝亦陰說帝
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
兵曹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

進之王暴疾峪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鬩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遞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勸秦王先圖之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充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乗馬至玄武門秦王先

至以勇士九人自衞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彞宇文士
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
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
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
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
柰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
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爲
蕭牆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爲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
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
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承宗爲太原王早卒承
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
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
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爲
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宮舊臣皆會帝次宜秋門哭之以子

福為後十六年追令贈宇文穎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爲農圃監
封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
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穎無以對斬之

衛懷王玄霸字大德幼辯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
年追王及謚又贈秦州揔管司空以太宗子泰為宜都王奉其祀
葬莊陽泰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薨無子國除

巢刺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封姑臧郡公進齊國
總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帝授禪進王齊
爲并州揔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媼陳善意私乳
之及長猜鷙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
戰相擊刺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死
私謚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
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
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

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敓畜産爲盡毋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爲
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
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
兵少彊之至則盡没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之遁
還幷州賊張甚元吉紿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鋭士拒
賊因齎寶物攜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幷州陷帝怒自是嘗令
從秦王征討不復顓軍矣尋授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
史秦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而
世充易之輒出兵元吉設伏劫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
司空賜袞冕服鼓吹二部班劒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子秦王
得三鑪鑄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幷州大都督時秦王有功而太子
不爲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幷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
隆爲上所愛殿下雖爲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爲殿
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厚賂中書

令封德彝使爲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爲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鴆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於我何害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行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恩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壯士拉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爲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率更令王晊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僚屬謀皆曰元吉戾很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克已復傾奪大王不蚤正

之社稷非復唐有秦王由是定計死年二十四子承業爲梁郡王承鸞漁陽王承獎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義陽王並伏誅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楚哀王智雲初名稚詮善射工書弈隋大業末從建成寓河東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雲送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母萬貴妃性恭順爲帝所禮宫中事一一咨決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又贈涼州摠管司徒寬早薨國除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歷魏州刺史爲政威嚴盜賊不發鑿永濟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降爲公卒子承況嗣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同節愍太子死于難

荆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趙與魯酆二王同封貞觀初累遷雍州牧十年徙封荆明年詔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

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幷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所任刺史幷功臣令世世襲會長孫无忌等固讓遂廢不行徙鄜州永徽初進位司徒賜實封至千五百戶房遺愛謀反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丏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詘天下法遂賜死久之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嗣降爲侯神龍初復王爵以孫元逖嗣薨無子國除

漢王元昌初王魯累遷梁州都督後徙封漢有勇力善騎射數觸軋憲太宗手詔誨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饋謝來朝京師宿東宮嘗有醜語又見帝側有宮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賜我承乾許之割臂血盟事敗帝弗忍誅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爭不奉詔乃賜死國除

酆悼王元亨貞觀二年授金州刺史之藩太宗憐其幼思之數遣使爲勞問賜金𨢿以娛樂之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貞觀三年薨無子國除

徐康王元禮性恭畏善騎射始王鄭即授鄭州刺史後徙王徐遷徐州都督爲絳州刺史有治名璽書勞勉實封至千戶永徽中加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三子茂爲淮南王餘爵公茂險薄無行初元禮疾姬趙有美色茂逼蒸之元禮切責茂恚屏侍衛藥膳曰爲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爲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洩流死振州神龍初以茂子璀嗣開元中爲宗正員外卿薨子延年嗣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以女嫁之爲右相李林甫劾奏貶文安郡別駕終餘杭司馬國除永泰初延年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言諸朝詔以其子諷嗣王

韓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後改王徐爲潞州刺史母昭儀宇文述

女也寵於高祖既即位欲立爲后固辭元嘉以母寵故特爲帝愛後出諸子無及者在路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毁甚太宗數尉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脩整當世稱之貞觀九年更封韓遷滑州都督高宗末爲澤州刺史武后得政進授太尉從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軌爲司徒舒王元名爲司空滕王元嬰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靈夔太子太師越王貞太子太傅紀王愼太子太保外示尊寵而內將圖之垂拱中元嘉從絳州刺史與子譔及越王子沖糾合宗室同舉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后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爲中宗詔督諸王發兵沖即以兵五千攻濟州而諸王倉卒兵不至遂敗元嘉至京師謀泄后逼令自殺年七十詔改氏元嘉魯王越王爲虺元嘉六子訓潁川王誼武陵王諶上黨公蚤卒譔黃公工爲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驎之周思茂不過也出爲通

州刺史辭疾歸且謀應越王也諶通音律歷杭州別駕與諆俱死時籍没者衆惟沖諆家書爲多皆文句詳正秘府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以第五子訥嗣薨子叔璩嗣歷國子司業薨子煒嗣建中中改王鄅後懿宗以鄅王即位復改嗣韓王云

彭思王元則字彝初王荊出爲婺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爲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爲澧州刺史更折節厲行薨贈司徒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高宗登望春宮過其喪哭之慟無子以霍王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開元中爲宗正卿

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出爲兗州刺史徙王鄭歷鄭潞絳三州刺史實封千戶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寛平高宗嘉之璽詔襃錫薨贈司徒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十子長子璥嗣王爲鄂州刺史薨子希言嗣開元中爲右金吾大將軍再爲太子詹事弟察言生二子曰自仙翾自仙爲楚州別駕生夷簡翾爲陳留公生宗閔璥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閔夷簡皆位宰相別有傳

時稱小鄭王後亦曰惠鄭王後以別鄭王亮云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與豳漢二王同封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甞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未甞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閒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詔納徵女爲妃甞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笞不虛彀豕爲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愼未甞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彊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

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爲言元軌廉知之遣使弔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元軌每朝數上䟽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歎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嬴答曰汝當正吾失反訹吾以利邪不納進司徒出爲襄青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六子緒爲江都王純安定王餘皆爵爲公緒有名譽爲金州刺史誅神龍初並復官爵以緒孫暉嗣王開元中爲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莊王鳳字季成始王豳爲鄧州刺史俄徙王歷虢豫青三州刺史實封千戶喜畋游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薨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長子翼嗣爲平陽王薨子寓嗣寓無子爵不傳次子茂融以勇聞垂拱中

爲申州刺史黃公譔與越王謀舉兵倚以爲助時詔諸王公赴東都茂融私問所親高子貢子貢報曰來必死乃稱疾不朝以俟兵期及得越王書倉卒不能應僚屬勸白其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俄爲黨屬所引誅中宗更以鳳孫邕嗣王娶韋后妹累遷秘書監知隴右三使仗內諸廏從王汴未幾韋氏敗邕殺其妻送首於朝議者鄙之削爵貶沁州刺史不事後復爵還戶二百累遷衛尉卿薨子巨嗣巨剛鋭果決略通書史好屬辭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坐資給柳勣支黨貶義陽司馬明年御史中丞楊愼矜得罪其附離史敬忠與巨善又坐免官錮置南賓郡召拜夷陵太守安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悦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乃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爲即詔兼

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俄兼統嶺南何履光黔中趙國珍南陽魯炅三節度使事時炅戰數屈詔貶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帝曰卿隨所處置巨至内鄉賊將畢思琛解圍走遂趣南陽貶炅白衣從軍其暮稱詔復職京師平拜留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師兼河南尹東畿採訪使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稍自盜沒其妃即張皇后從女弟内不睦巨選府縣官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橈政事宗正卿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會段子璋反道遂州巨倉卒不知所出即迎謁爲子璋所殺子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嗣曹王皐薦之貞元二年繇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衞大將軍坐與從甥竇申善貶昭州司馬

道孝王元慶始王漢後從陳出爲趙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實封千戶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宴乏之大臣莫敢

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時歷
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毋謹及喪
請躬脩墳墓詔不聽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九子誘為嗣
王臨淮為澧州刺史坐贓削爵更以次子詢之子徽嗣終宗正卿
子鍊嗣廣德中亦至宗正卿
鄧康王元裕貞觀五年始王鄶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與譙魏
許密四王同封累實封至千二百戶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
隣為布衣交五為州刺史遷兖州都督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
葬獻陵無子以江王子廣平公炅嗣薨子孝先嗣開元中為冠軍
大將軍
舒王元名始王譙後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問
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宫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
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
五州刺史實封至千戶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

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爲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爲治廉威進加司空武后時亶爲丘神勣所構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爵贈司徒時少子鄅國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開元中爲左威衛將軍薨子萬嗣薨子藻嗣

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隸通音律初王魏後王燕爲幽州都督已而徙王魯實封至千戶頻歷五州刺史遷太子太師垂拱元年徙相州坐與越王謀起兵流振州自殺子詵爲淸河王早夭藹爲范陽王知越王必敗白發其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害神龍初悉追復王爵以藹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七爲州刺史遷國子祭酒開元中選授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州據水陸都會前後刺史多瀆利惟道堅以淸毅稱入爲宗正卿薨贈禮部尚書子宇嗣從玄宗至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初皇太子

子封魯王更封宇爲嗣鄒王弟道邃封戴國公恭默自守以脩山東婚姻故事數任清職終尚書右丞

江安王元祥始王許後徙王四爲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甝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號魏亦鴻偉然不逮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晫爲永嘉王有禽獸行誅死晈爲武陽王餘皆爵公武后時多及誅晈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人號其冢爲天孫墓中宗立以從子欽嗣王又以晈封絕更取弟子繼宗嗣旣而以郡王不襲降澧國公

密貞王元曉貞觀中爲虢州刺史實封至千戶徙澤州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子穎嗣爲南安王薨子勗嗣早薨神龍初以穎弟亮養子昜雲嗣開元五年更詔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徽嗣從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戶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慙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內之半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徙隆州復不循法錄事參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捽辱之聿入計具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十八人長子脩琦嗣爲長樂王餘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詔獄神龍初更以少子脩信子涉嗣開元中授左驍衛將軍薨子湛然嗣從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將軍

高祖諸子列傳第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後宮生寛楊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陰妃生祐王氏生惲燕妃生貞又生第十一子囂韋妃生愼後宮生簡楊妃生福楊氏生明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武德三年始王常山郡與長沙宜都二王同封俄徙中山太宗即位立爲皇太子甫八歳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後每行幸則令監國及長好聲色慢游然懼帝知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羣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斂容痛自咎飾非辯給諫者拜荅不暇故人人以爲賢而莫之察後過惡寖聞宮臣若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

之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懼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黨東宮有俳兒善姿首承乾嬖愛帝聞震怒收兒殺之坐死者數人承乾意爲泰告望甚內念兒不已築室圖其象贈官樹碑爲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處裴回涕數行下愈怨懟稱疾不朝累數月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劒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擘氈爲鎧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又召

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鑱臂血唒之謀以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齊州承乾謂承基等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豈與齊州等會承基連齊王事繫獄當死即上變帝詔長孫无忌房玄齡蕭瑀李勣孫伏伽岑文本馬周褚遂良雜治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爲廢朝葬以國公禮子象爲懷州別駕厥鄂州別駕開元中象子適之爲宰相贈還承乾始王象越州都督郇國公

楚王寬武德三年出後楚哀王蚤薨貞觀初追封

欎林王恪始王長沙俄進封漢貞觀二年徙蜀與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國久乃爲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憂十年改王吳與魏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徙 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爲君臣內之爲父

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坐與乳媼子博
簺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
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為太子
又欲立恪長孫无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兒英果類我
若保護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
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
誅恪以絕天下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四子仁瑋琨
璄並流嶺表顯慶五年追王鬱林為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為
鬱林縣侯以嗣神龍初贈司空備禮改葬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
榮以罪斥故得襲鬱林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
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自天
授後宗室賢者多株翦唯千里詭躁不情數進符瑞諸異物得免
中宗反正改王成紀未幾進王成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
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明門以入太子敗誅死籍其家改

氏蝢睿宗立詔還氏及官爵瑋蚤卒中宗追封郇陵王子祗出繼
蜀王愔開元中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遷太僕卿同正員甍琨
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皆有名聖曆中爲嶺南招慰使安輯反獠甚
得其宜卒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中以子禕貴追封
吳王

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祗以友稱當襲封固讓祗中宗
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囂後開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
爲州刺史治嚴辦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數
盜塞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旣到屯諏日進師或謂城險賊所
愛必固守今兵深入有如不捷吾軍必衄不如持重伺賊勢禕曰
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
進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地至千里
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牙官可突于叛詔拜忠王爲河
北道行軍元帥討之勅禕以副王不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

范陽北擊二蕃破之禽酋長以還餘部竄伏加開府儀同三司領關内支度營田採訪處置使授二子官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録爲當時所恨久之擢兵部尚書爲朔方節度大使坐事下除衢州刺史歷滑懷二州天寶初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遷太師未拜薨禕治家嚴敎子有法度故峘嶧峴皆顯

峘性質厚歴官有美名以王孫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悉斥不附己者峘由考功郎中拜睢陽太守以清簡爲二千石最方入計而玄宗入蜀即走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劒南節度採訪使郭千仞反與陳玄禮共討平之上皇還京遷戸部尚書改越國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都統之號自峘始明年宋州刺史劉展有異志詔拜展爲淮南節度使密詔峘與揚州長史鄧景山圖之時展強扈既受詔即悉兵度淮峘景山拒之戰壽春敗績峘走丹楊詔貶袁州司馬卒于官贈揚州大都督弟峴別傳

祗封嗣吳王出為東平太守安祿山反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相繼陷祗募兵拒賊玄宗壯之累遷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歷太僕宗正卿代宗大曆時祗既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為集賢院待制是時勳望大臣無職事者皆得待詔于院給飧錢署舍以厚其禮自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為之子巘以廕補五品官祗薨兄岵得罪乃以巘嗣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留儲公卿合賻乃克葬璄神龍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衞繼懷王後又徙封越為揚州大都督冊遷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

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
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繕緝踈錄凡五百五十
篇歷四朞成詔藏秘閣所賜萬叚後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長安
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賜帛又泰月稟過皇太子遠甚諫
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
王共之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制法本諸人情
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踈當尊
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
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室爲複道
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
於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自可
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敦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
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
王爲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

宮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時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計傾之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布腹心而韋挺杜楚客相繼攝府事二人者爲泰要結中朝臣津介賂遺群臣更附爲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上封帝省之書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詰不獲既而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爲太子長孫无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无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會召承乾譴勒承乾曰臣貴爲太子尚何求但爲泰所圖與朝臣謀自安爾無狀之人遂敎臣爲不軌事若泰爲太子正使其得計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詭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無它即幽泰將作監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王東萊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著爲令然帝猶謂

无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柰何雉奴高宗小字泰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鄖鄉帝嘗持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爲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進王濮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鄖鄉年三十五贈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武后時爲酷吏所陷貶昭州別駕薨子嶠神龍初得嗣王開元中爲國子祭酒以罪貶鄧州別駕薨徽封新安郡王

庶人祐字賛武德八年王宜陽進王楚又王燕已乃封齊領齊州都督貞觀十一年始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憸人也說祐曰王兄弟多即上萬歲後何以自全要須得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信謁祐祐悅賜金帛使募劒客十五年還州初帝用王府長史司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過失輒聞而祐溺羣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更用權萬紀萬紀性剛急以法繩祐有昝君謩梁猛虎者騎射得幸萬紀斥

之祐私引與狎昵帝數以書讓祐萬紀恐并獲罪即説祐曰王上
愛子上欲王改悔故數敎責王誠能飭躬引咎萬紀請入朝言之
上意宜解祐因上書謝罪萬紀見帝言祐且自新帝悦厚賜萬紀
而仍譙戒祐祐聞萬紀見勞而已蒙責以爲賣已益不平會萬紀
又以疑貳繫君謩等制祐不出國門悉暴祐罪于朝祐不勝忿有
詔刑部尚書劉德威臨訊頗實帝召祐萬紀還京師祐與燕弘亮
等謀射殺萬紀支解之左右勸祐遂發兵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
以上悉發私署左右上柱國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托東托西等
王斥庫貲行賞驅人築堞浚隍繕甲兵人惡之皆夜縋亡去詔
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發便道兵討之祐日夜引弘亮等五人
對其妃宴樂語官軍則弘亮妄言王毋憂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
之祐信愛弘亮聞之喜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
耳往吾子今國讎我上慙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涕而遣祐檄諸縣
縣輒以聞祐窮蹙上表曰臣帝子也爲萬紀讒構上天降靈罪人

斯得臣狂失心惝怳驚悸左右無兵即欲顛走所以頗仗械以自
衞護時勣未至而靑淄等州兵已集或勸祐虜子女走豆子䴚爲
盜計未決兵曹杜行敏夜勒兵鑿垣入祐與弘亮等閉門拒至日
中行敏呼曰吾爲國討賊不速降且焚士積薪祐乃出執送京師
賜死內侍省貶爲庶人葬以國公禮詔齊州給復一年擢行敏巴
州刺史封南陽郡公祐喜養鬬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頭
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祐之亂州人羅石頭數祐罪以
刀直前刺祐不克殺之詔贈亳州刺史賁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
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千人爲亂猶一手
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擊禽之愧其言不能殺詔擢楡杜令
蜀悼王愔貞觀五年始王梁與郯漢申江代五王同封徙王蜀實
封八百戶出爲岐州刺史數畋游爲非法帝頻責敎不悛怒曰禽
獸可擾於人鐵石可爲器愔曾不如之乃削封戶及國官半徙虢
州久之還戶增至千復出馳弋敗民稼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捽

擊之御史大夫李乾祐劾愔罪高宗怒貶黃州刺史擢道整臣道
府折衝都尉吳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廢爲庶人徙巴州俄封涪陵
王薨咸亨初復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子璠嗣王璠武
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即陵王禕子禴嗣
蔣王惲始王郯又徙王蔣拜安州都督賜實封千戶永徽三年徙
梁州惲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所經州縣騷然護送爲有司劾
奏詔貸不問上元中遷箕州刺史錄事參軍張君徹誣告惲反詔
使者按驗惲惶懼自殺高宗知其枉斬君徹贈惲司空荊州大都
督陪葬昭陵三子煒煌休道煒初王汝南郡惲薨遂嗣王爲武后
所害神龍初以嫡孫紹宗爲嗣蔣王薨子欽福嗣爲率更令煌封
蔡國公孫之芳有令譽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
師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
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休道子琚神龍初封嗣趙
王開元中改王中山

越王貞始王漢後徙原已乃封越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爲宗室材王武后初遷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廢居房陵貞乃與韓王元嘉及王子黃公譔魯王靈夔王子范陽王藹霍王元軌王子江都王緒及子琅邪王沖計議反正垂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室行享禮共疑后遂大誅戮不遺種事且急譔乃矯帝璽書賜沖曰朕幽縶諸王宜即起兵於是命長史蕭德琮募兵告諸王師期八月沖先發諸王莫有應者獨貞將兵攻上蔡破之而沖已敗貞稍徇屬縣得士七千列五營貞爲中營以裴守德爲大將軍領中營趙成美爲左中郎將領左營閭弘道爲右中郎將領右營安摩訶爲郎將領後軍王孝志爲右將軍領前軍以韋慶禮爲司馬署官五百然脅誘無鬬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后遣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以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乃下詔削貞父子屬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貞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貞乃閉門守守德者驍勇士貞始起以女妻

之委以腹心至是欲殺貞自贖會軍薄城家人白貞今事乃爾王豈受戮辱者邪即仰藥死規自殺守德與主俱縊起凡二十日敗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及禍沖貞長子也好學勇而才累遷博州刺史初發有士五千度河趣武水武水令告急魏州州遣莘令馬玄素領兵先乘城沖攻之因風積薪焚其門火作風反衆心沮解其屬董元寂誦言王與國家戰乃反爾沖斬以徇衆懼遂潰惟家僮數十從之乃走博州爲當關刺死后命丘神勣討之兵未至沖已死起七日敗二弟蒨温蒨常山公坐死温以前告除嶺南初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爲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亟立功故瓌與主皆死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婿不加戮餓死河南獄神龍初敬暉等奏沖父子死社稷請復爵土爲武三思等沮罷開元四年乃復爵

士有司謚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詔王嗣絕國除朕甚悼焉其以貞從孫故許王子蔓國公琳嗣王奉王祀琳薨爵不傳貞最幼息珍子謫嶺表數世不能歸開成中女孫持四世喪北還求祔王塋詔嘉憫敕宗正寺京兆府爲訪其兆非陪陵者聽葬女名元眞爲道士

紀王愼始王申後徙紀食戶八百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天子璽書勞勉人爲立石頌德二十三年進戶至千文明初累遷太子太師貝州刺史愼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貞齊名當世號紀越初貞連諸王起兵愼知時未可獨拒不與合將就誅而免改氏虺載以檻車謫巴州薨于道七子續琮叡秀獻欽證續與秀最知名續王東平歷和州刺史薨琮義陽王叡楚國公秀襄陽郡公獻廣化郡公欽建平郡公五人並爲武后所殺神龍初以證嗣王擢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琮三子行遠行芳行休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

休歸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爲二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鎖一夕𦵏自屈管上有指迹一竒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一竒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州刺史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嶲州六道使至行遠先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死悌云眞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愼有疾不食父哀之紿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内外稱之長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誚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荅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儻𠦑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絶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葬𦵏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

感慟卒敕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
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
江殤王囂封之明年薨無後
代王簡已封薨無後
趙王福貞觀十三年始王出後隱太子遷累梁州都督實封八百
戸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無子神龍初以蔣王惲孫思順
嗣王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寵之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
嬴自累乃止貞觀二十一年始王曹累爲都督刺史高宗詔出後
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帝
聞悼甚黔官吏皆坐免景雲中陪葬昭陵三子俊傑備俊嗣王南
州别駕傑爲黎國公垂拱時並及誅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
是時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初武后時
壯者誅死幼皆没爲官奴或匿人間庸保至是相繼出帝隨屬遠

近封拜云後備自南還詔停肖封而封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蕘
開元十二年復封肖蕘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皐嗣
皐字子蘭少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王事母太妃鄭
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閒閒走蜀謁玄宗由都水使者遷左
領軍將軍上元初旱歉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
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吏叩庭
請先以聞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
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
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皐行
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
哉皐劾之並錮死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爲
觀察使謾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爲宰相知皐直復用爲衡州
刺史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
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

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且畏因請降然內尚首鼠皐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爲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惟新明年持母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奪爲左衞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愼李伯潛劉昊悉補大將擢王鍔爲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愼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愼卒二千五百莫能

當其鋒即盡以教之初愼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懼爲臯用即反間德宗信之將誅愼臯請赦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臯勉愼立功以所乘馬及器鎰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賊柵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厓泝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里臯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閒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益振會舒王爲元帥授臯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鹽鐵使包佶爲陳少游所窘以運艚泝江次蘄口希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萬將絶江道臯遣伊愼兵七千禦于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書帝駐梁州臯之貢助相望以天子處外乃不敢居城府出屯西塞山大洲徙郡縣爲軍市改戶部尚書又遣伊愼王鍔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臯命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僞刺史王嘉祥希烈别遣兵援隋州臯破之厲鄉因下平靜白鴈關賊遂不敢南略遷荊南節度使賜實封三

百戶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皐轉戰數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皐爲固淮西平乃請護喪歸東都帝走中人賵弔訖葬來朝還就鎮初江陵東北傍漢有古郭不治歲輒溢皐脩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構二橋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縣判抵樂鄉二百里其間墟聚凡數十不井飲皐始命鑿井以便人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皐鎭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特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敎士少誠畏之皐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敎爲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謾扶風馬彝未知名皐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皐嘗宴集將市取之彝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

柰何使其子孫篤南平皇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此
言卒年六十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皇嘗自創意爲欹器以蘇木
上出五觚下銳圓爲盂形所容三豆少則水弱多則彊中則水器
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子象古道古象古元和中自衡州刺史擢
安南都護貪縱不法驩州刺史楊清者蠻酋也象古忌其豪召
爲牙門將常鬱鬱思亂會討黃賊象古發甲助之乃授清兵三
千清與子志烈還襲安南殺象古幷其家詔赦清爲瓊州刺史以
桂仲武爲都護清拒命仲武分諭渠酋兵皆附破城斬清夷其族
道古舉進士獻書闕下擢校書郎集賢院學士累遷司門員外郎
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綽鎭鄂岳爲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裴
度言嗣曹王皐嘗能以江漢兵制李希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將
必有功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
惶遽出財貲皆被奪元和十二年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守卒
夜驅女子登而譟發懸門以出道古衆亂多死於賊李聽守安州

未甞敗道古誣逐之自將出木陵關士卒驕不能制又度支錢道古悉以餽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怒戰不甚力賊亦易之故再入申不能下卒無功淮西平加檢校御史大夫召爲宗正卿左金吾將軍帝喜服餌道古欲自媚而所善柳泌自謂能化金爲不死藥乃因宰相皇甫鎛以聞俄會帝崩穆宗爲太子惡之旣立誅泌貶鎛斥道古爲循州司馬終以服丹歐血死長慶初詔還其官道古巧于宦便佞傾下游公卿間常與弈博僞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懽心故少盜美名及死賣宅以葬

太宗諸子列傳第五

唐書八十一

三宗諸子列傳第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勑撰

高宗八子後宮劉生忠鄭生孝楊生上金蕭淑妃生素節武后生弘賢中宗皇帝睿宗皇帝

燕王忠字正本帝始爲太子而忠生宴宮中俄而太宗臨幸詔宮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爲樂酒酣帝起舞以屬羣臣在位皆舞賚賜有差貞觀二十年始王陳永徽初拜雍州牧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帝又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繼請遂立爲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言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召見敬宗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爲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賜甲第實

封戶二千物二萬段俄徙房州刺史忠漫懼不聊生至衣婦人衣備刺客數有妖夢嘗自占事露廢爲庶人囚黔州承乾故宅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死年二十二無子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又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悼王孝永徽元年始王許與杞雍二王同封早薨神龍初追封及謚

澤王上金始王杞永徽三年遥領益州大都督歷鄜壽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徙置澧州久之后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由是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畢又徙王澤歷五州刺史載初中武承嗣諷周興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素節已被殺即雉經七子並流死顯州神龍初追還官爵以子義珣嗣王義珣

始被譎匿身爲傭保而嗣許王瓘利其爵邑告義珣假冒復流嶺外開元初以素節子璆爲後而玉眞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乃奪璆爵復使義珣嗣王拜率更令薨子漶嗣

許王素節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鄫母被譖死出素節爲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欲帝省其誣武后滋不悅坐受賕降王鄱陽削封戶什七徙置袁州錮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更王葛又徙王歷三州刺史與上金同追逮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十三葬以庶人禮子瑛等九人並誅惟琳瓘璆欽古尚幼長囚雷州中宗復位追故封又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乾陵詔瓘嗣王實封戶四百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璆嗣澤王琳至右監門衛將軍子隨封夔國公瓘爲衛尉卿以抑上金子不得封貶鄂州別駕因詔外繼嗣王

者皆歸宗乃以嗣江王禕爲信安王嗣蜀王褕爲廣漢王嗣密王徹爲濮陽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王武陽王繼宗爲澧國公瓘累遷太子詹事薨贈蜀郡大都督二子解需皆幼以璆子益嗣天寶十四載解始襲王璆初封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官宗正光祿卿進封褒信王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璆爲頌建花萼樓北天寶初復拜宗正卿性友弟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故宗室在省闥者多璆所啓薨贈江陵郡大都督二子謙爲郢國公梓州刺史巽汝南郡公欽古封巴國公子貞嗣

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與潞王同封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它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醜凶悖之迹不存

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加元服又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號瑶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又詔五日一赴光順門使事總章元年釋采國學請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制可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屬没官弘諫以爲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略若溺獸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家屬與眞亡者同没傳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條別其科無使淪胥詔可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弘視廡下兵食有榆皮蓬實者悄然命家令寺給米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衞士配之由是失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會納妃裴而有司奏贄用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爲樂府歌今得白鴈爲婚贄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慙禮畢曲赦岐州帝

嘗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騁志弘奏請數佛
言上元二年從幸合壁宮遇酖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詔曰
太子嬰沈瘵朕須其痊復將遜于位弘性仁厚旣承命因感結疾
日以加宜申往命謚爲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
子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釋服帝自製睿德紀刻石陵側營陵
功費鉅億人厭苦之投石傷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妃薨謚哀皇
后無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詔以主祔太廟號義宗開
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廟東都以謚名廟詔可於是罷義宗
號妃即裴居道女有婦德而居道以妃故拜內史納言歷太子少
保翼國公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容止端重少爲帝愛甫數歲讀書一覽輙不
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
勣稱其夙敏始王潞歷幽州都督雍州牧徙王沛累進揚州大都
督右衛大將軍更名德徙王雍仍領雍州牧涼州大都督實封千

戶上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俄詔監國賢於處決尤明審朝廷稱焉帝手敕褒賜賢又招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事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范曄後漢書書奏帝優賜段物數萬時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左道爲武后所信崇儼言英王類太宗而相王貴賢聞惡之宮人或傳賢乃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益疑而后撰少陽政範孝子傳賜賢數以書讓勑愈不安調露中天子在東都崇儼爲盜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雜治之獲甲數百首於東宮帝素愛賢薄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焚甲天津橋貶大安普州刺史流訥言於振州坐徙者十餘人開耀元年徙賢巴州武后得政詔左金吾將軍丘神勣檢衛賢第迫令自殺年三十四后舉哀顯福門貶神勣疊州刺史追復舊王神龍初贈司徒遣使迎喪陪葬乾陵睿宗立追贈皇太子及謚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爲樂安

王從義豐被誅守義爲犍爲王從封桂陽薨先天中追封光順莒王守義畢王

守禮嗣王始名光仁授太子洗馬武后革命畏疾宗室而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改司議郎中宗即位復故封拜光禄卿實封戶五百唐隆元年進封邠王睿宗立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出爲幽州刺史遥兼單于大都護遷司空開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皆擇僚首持綱紀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故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州佐督檢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無可稱者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産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毎白上以爲歡岐王甞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荅曰臣無它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敕杖凡四三累創痕膚前雨則沈懣霽則佳以此知之因泣下帝爲惻然薨年七十贈太尉子承

宏承寧承寀可記者承宏爵廣武王坐交非其人貶房州別駕還爲宗正卿廣德元年吐蕃入京師天子如陜虜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翰林學士于可封霍瓌爲宰相賊退詔放承宏于華州死承寧封嗣邠王承寀燉煌王拜宗正卿與僕固懷恩使回紇和親即納其女爲妃封毗伽公主薨贈司空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爲王者賜紫餘皆服緋官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後從帝至蜀者皆服紫

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殤帝

懿德太子重潤本名重照避武后諱改焉帝爲皇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太子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故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

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勸彝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舍記司録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别囚之帝復位封郡王大足中張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譖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壻竊議后怒杖殺之年十九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爲流涕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謚陪葬乾陵號墓爲陵贈主爲公主

譙王重福高宗時王唐昌郡徙封平恩長安末乃進王神龍初韋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韋后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睿宗立徙集州未行洛陽男子張靈均説重福曰大王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平大難安可越居大位昔漢誅諸吕乃東迎代王今百官士庶

皆願王來王若陰幸東都殺留守擁兵西據陜徇河南河北天下可圖也重福又遣靈均與其黨鄭愔計愔亦密招重福爲天子豫尊睿宗爲皇季叔重茂皇太弟制稱中元克復元年愔自署左丞相知内外文武事以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出征事其餘以次除署重福自均州與靈均乘馹趨東都舍駙馬裴巽家洛陽令倏巽重福驚遽出欲劫左右屯營兵至天津橋願從者數百人侍御史李邕遇之先馳至右屯營呼曰譙王得罪先帝擅入都爲亂公等勉立功取富貴稍稍閉皇城諸門以拒重福徇右營不能動趨左掖門已闔怒縱火燒之左營兵濅逼衆遂潰重福走山谷明日留守裴談揔兵大索投漕渠死年三十一磔其屍帝詔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聖曆三年王義興神龍初王衞拜洛州牧實封千戶俄領揚州大都督明年爲皇太子與太后喪殺册禮詔在藩食封歲納東宮給事中盧粲上言太子與列國同入封不可爲法詔

罷之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既楊璬武崇訓爲賓客二人憑貴寵無學術惟狗馬蹴踘相戲昵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諍導右庶子平貞愼又獻孝經議養德等傳太子納而不克用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内忌太子而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以非韋出詈爲奴數請廢自爲皇太女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洎左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矯發左羽林及千騎兵殺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守宮城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公主昭容上官所在后挾帝升玄武門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留軍飛騎百人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語千騎曰爾乃我爪牙何忽爲亂能斬賊者有賞於是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毅趙思愼追之重俊憩于野爲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以告三思崇訓柩睿宗立加贈謚

陪葬定陵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寗嘉勗號哭解衣裹其首時人義之楚客怒收付獄貶平興丞卒至是亦贈永和令

重俊子宗暉景雲三年封湖陽郡王天寶中至太常員外卿薨

睿宗六子肅明皇后生憲宮人柳生撝昭成皇后生玄宗皇帝崔孺人生範王德妃生業後宮生隆悌

讓皇帝憲始王永平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閤中宗立改王蔡固辭不敢當唐隆元年進封宋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甞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為皇太子以憲為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實封至二千戶賜甲第物段五千良馬二十奴

婢十房上田三十頃進尚書左僕射又兼司徒讓司徒更爲太子賓客時太平公主有醜圖姚元崇宋璟白帝請出憲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銷釋陰計乃以司徒兼蒲州刺史進司空玄宗既討定蕭岑之難進憲位太尉增千戶固辭更授開府儀同三司解太尉揚州大都督徙王寧又兼太常卿開元十四年表解卿久之復爲太尉歷澤岐涇三州刺史累封至五千五百戶二十九年薨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外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鬭雞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

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絶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虞舜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僊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後申王等相繼薨雖憲在帝親待愈益厚每生日必幸其第爲壽往往留宿居常無日不賜遺尚食摠監及四方所獻酒酪異饌皆分餉之憲嘗請歲盡錄賜目付史官必數百紙後有疾護醫將膳騎相望也僧崇一者療之少損帝喜甚賜緋袍銀魚巳而疾浸劇薨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

左右皆泣下帝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
讓皇帝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常卿韋縚持節奉冊其子璡表
陳憲宿素退讓不敢當大號制不許及斂出天子服一稱詔右監
門大將軍高力士以手書寘靈坐贈妃元爲恭皇后葬橋陵旁及
葬敕中使諭璡等送終之具使衆見之示以儉薄所司請如諸陵
設千味食內壙中監護使耀卿建言尚食料水陸千餘種及馬牛
驢犢麞鹿鵝鴨魚鴈體節之味并藥酒三十名盛夏胎養不可
多殺考求禮據無所憑恐依陛下每申讓帝之志務存約素請蠲省
折衷詔可既發引大雨有詔慶王潭等涉塗泥步送十里號其墓
曰惠陵憲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衞士已食棄其餘
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
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飡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
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
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

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
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憲本名成器避昭成太后
謚與申王成義俱改今名憲子十九人其聞者璡嗣莊琳瑀
璡眉宇秀整性謹絜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
褚庭誨梁涉等善薨贈太子太師嗣莊幼有令名爲太子左諭德
封濟陰王薨贈幽州大都督琳以秘書監爲嗣寧王從天子幸蜀
薨瑀早有材望偉儀觀始封隴西郡公從帝幸蜀至河池封漢中
王山南西道防禦使乾元初寧國公主降回紇詔瑀以特進太常
卿持節冊拜回紇爲威遠可汗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
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
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肅宗詔收羣臣馬助
戰瑀與魏少游等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薨贈太子太師謚曰
宣孫景儉

景儉字寬中及進士第彊記多聞善言古成敗王霸大略高自負於士大夫無所屈王叔文等更與譽之以爲管仲諸葛亮比叔文敗景儉以母喪得不坐韋夏卿守東都辟幕府竇羣任中丞引爲監察御史羣貶景儉亦爲江陵戶曹叅軍累擢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不見用復爲澧州刺史素與元稹李紳善是二人方在翰林言其才及延英奏辭景儉自陳見抑遠穆宗憐之追詔爲倉部員外郎不逾閱月拜諫議大夫性矜誕使酒縱氣語侵宰相蕭俛段文昌訴于帝貶建州刺史稹得君爲之助故還遷爲諫議大夫與馮宿揚嗣復温造李𥙿等集史官獨孤朗所景儉醉至中書慢罵宰相王播崔植杜元穎吏爲遜言厚謝乃去坐貶漳州刺史宿等皆逐矣未及漳稹輔政改楚州刺史議者謂景儉辱丞相貶未至即遷非是稹懼改少府少監悉還宿等景儉既湮阨不得志卒然其爲人輕財篤于義既没士悵悼之

惠莊太子撝本名成義初生武后以母賤欲不齒以示浮屠萬回

回訖曰此西土樹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垂拱三年始王恒與衞趙二王同封俄改王衡陽睿宗立進王申與岐薛二王同封累遷右衞金吾二大將軍實封至千戶進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四爲州刺史開元八年停刺史復爲司徒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撝性寛裕儀貌瓌重無嗣詔以讓帝子琄嗣爲懷寧王徙封同安薨天寶中復以讓帝子璹嗣

惠文太子範始名隆範玄宗立與薛王隆業避帝諱去二名初王鄭改封衞俄降封巴陵進王岐爲太常卿幷州大都督左羽林大將軍從玄宗誅太平公主以功賜封與薛王業並滿五千戶歷爲州刺史遷太子太傅開元十四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帝哭之慟徹常膳至累旬羣臣勉請乃復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爲盡禮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等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

可辨竊其眞藏于家旣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後卒爲
火所焚駙馬都尉裴虛己書讖緯坐私與範游徙嶺南廷琦貶雅
州司戸諤爲山茌丞然帝於範無少間也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
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彊相附我終不以爲纖介時王毛仲等起
賤微暴貴諸王見必加禮獨範接之自如子瑾嗣瑾落魄不飭名
檢沈酒色歷太僕卿封河東王㬥薨贈太子少師天寶中復以薛
王子略陽公珍爲嗣岐王珍儀觀豐偉爲宗正員外卿與蔚州鎭
將朱融善融嘗言珍似上皇因有陰謀往語金吾將軍邢濟曰關
外寇近京師草草柰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以死生從安自脫
融曰見嗣岐王無慮矣濟以聞肅宗詔廢珍爲庶人賜死融黨皆
誅擢濟爲桂管防禦使
惠宣太子業始王趙降封中山授都水使者從彭城兼陳州別駕
進王薛爲羽林大將軍荆州大都督以好學授祕書監開元初進
太子少保即拜太保累歷州刺史初毋早終從毋賢妃鞠之八年

迎賢妃外邸事之甚謹其女弟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撫甥與
已子均帝益愛之嘗被疾帝自祝禬既瘉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
生歡帝嘗不豫業妃弟内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妄言休咎
事賓坐死恂貶錦州刺史妃恐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聞遽
召之業伏殿下請罪帝趨就執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
咎之遂復燕歡仍諭妃復位俄進司徒二十二年業有疾帝憂之
一昔容髮爲變因假寢夢獲方寤而業少間邠王守禮等請以事
付史官及薨帝悲不能食册書加贈及謚陪葬橋陵十一子其間
者瑗瑒琄帝後追思業引見瑗等傷之乃下詔共賜實封千戶瑗
爲樂安王瑒榮陽王宗正卿琄爲嗣薛王歷鴻臚卿天寶中琄舅
韋堅爲李林甫所構坐貶夷陵别駕從置夜郎南浦及安禄山亂
乃還京師
曾孫知柔嗣王再爲宗正卿久之擢京兆尹始鄭白渠梗壅民不
得歲知柔調三輔治復舊道灌浸如約遂無旱虞民詣闕請立石

紀功知柔固讓得止加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詔營繕太廟判度支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頓皆主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㓗貢獻時入進檢校太傅兼侍中仕凡四紀常爲宗室冠卒于鎮

隋王隆悌始封汝南王早薨睿宗追王贈荊州大都督爵不傳

贊曰中宗失道身爲毋所廢妻所弒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何耶彼固自絕于天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三宗諸子列傳第六